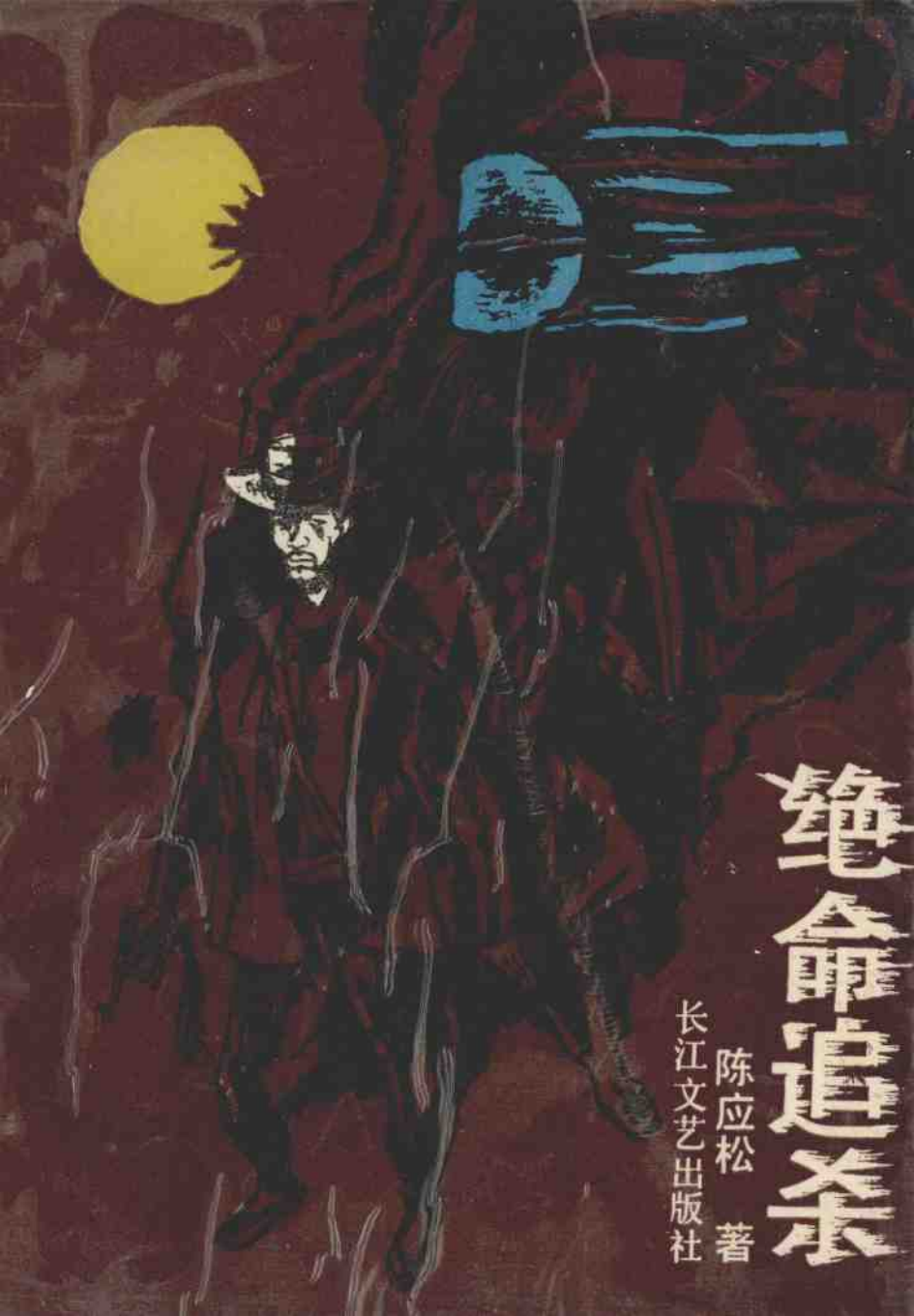




绝命追杀

陈应松 著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鄂新登字05号

绝命追杀

陈应松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·发行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)

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

武汉国棉二厂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9.125 印张2 插页190000字

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50

ISBN 7-5354-0593-2

I·519 定价(覆膜): 3.90元

目 录

第一部	水 寒.....	1
第二部	血 暮.....	77
第三部	马 嘶.....	147
第四部	水 坟.....	215

第一部

水 寒

一

在舌龙墙临堤的小巷里，走着一个双腿特长的年轻汉子。他头缠青丝帕，腰捆白布带，宽厚的蛮腰与细长的双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他神色疲倦，眼窝深陷，但目光却深沉有力。

青石铺成的巷子里空无一人，只有野狗偶尔窜过。一两家门口的台阶上晒着干鱼，逗引着一些苍蝇。

年轻汉子在背街的一棵香樟树旁停了下来，整了整背上的行囊，然后敲响了小院的大门。

过了一会，门开了，从里面走出一个渔民打扮的老人。老人看了看年轻汉子半天，终于说：

“岳肯呀，你回来了！”

“古叔，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。我干不了，我就丢枪回来了。”

“快进屋，快进屋。”

岳肯走进院子，院里晒着几张不大的渔网。他接过古叔递来的茶，问道：

“古叔，在湖上见到我爹了吗？”

“你养父呀……孩子，你还没回去？”古叔惊讶地看着他，一双手放在腰间抖抖索索。

“我是从湘西过来的。怎么啦古叔？家里出事了吗？”

“你养父死了。”

“死了？！”

“冤枉，孩子，你家的房屋现在做了你表叔岳地风的马厩。岳地风做了一年厘金局长，现在枪多马多，又当上了团总。他到处放风说你死了。”

“是真的？”

“你回盐船套先看看去，给你养父烧炷香，他拉扯你这么大也不容易哪”。

“狗日的岳地风！”岳肯站起来，牙齿咬得咯咯直响。

古叔拉着他，叮咛说：

“岳肯呀，有些事待日后再说，你千万莫发傻！”

岳肯离开了舌龙挡，现在是归心似箭，穿田挡，踏沼泽，直奔盐船套而去。

舌龙挡和盐船套，一个在淤泥湖的东南面，一个在淤泥湖的西北面，取道湖中，也有二十里地。

已是初秋时节，太阳仍然很凶，但看得见大片的芦苇都有枯萎的征兆。有的地方已开始刈苇了，苇垛也零星地出现在湖中。

行了大约两三个小时，岳肯看到了自己的村庄。

在村头前面的那一大片湖岗上，岳肯看到了三三两两的

马群，马们正在悠闲地吃草，影子倒映在湖面上。

两个放马的家伙枕着枪蹣着腿躺在草中，也象马一样悠闲地吹着口哨。

“喂！”他用脚踢了踢其中一个大耳朵。

大耳朵睁开朦胧的眼睛，见一个陌生人站在他面前，且眉目凶狠。大耳朵马上站起来，啐了一口说：

“你竟敢踢老子！”

听到叫骂声，另一个脸上有疤的家伙也跳了起来，端起枪，对着他。

“你们团总岳地风呢？”

“好大的口气！你是他什么人，他是你什么人？”大耳朵说。

“他……他曾经是你岳家爷爷的表叔。你们在你爷爷的家里喂马，你们得给你爷爷收拾干净。怎么，不认识？你岳家爷爷回来啦！”

疤脸绕着岳肯转了个圈，岳肯把他的枪头往外一扒，疤脸的腿打了个闪失。

岳肯丢下这两个发怔的马伕，下了湖岗，穿过一片洼地，向村里走去。

已经看见宅子后面的那片竹园，差不多砍光了，到处系着歇荫的马匹。

他站在门前，看着陈旧的门、窗户和到处沾着马粪的墙壁。多少回梦里所见，现在却面目全非。

“不要过来，你是什么人？”

一个端着簸箕的马伕大声吆喝他。

岳肯象没听见一样，走上自家的台阶。

一股深深的旧情哽住了他的喉咙。他看到光线暗淡的屋

里鼓壁已被拆空，几根立柱上也拴着马；苍蝇在大门里穿进穿出，臊臭的马尿味熏得他直呛鼻子。他忍不住大喊了一声“爹”，便双膝跪在门槛上。

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那个马伕用簸箕撞了他胳膊一下，马伕被这情景弄懵了。

岳肯慢慢地爬起来，忍住泪，走了进去。

过去生活的痕迹都没有了，养父也没了，船、渔网以及一切的一切，都无影无踪了，剩下的只是岳地风这个可恨的表叔践踏的景象，是仇人的一切。

“告诉我，岳地风现在在哪儿！”

他一把抓住马伕的衣领，死劲地摇晃。

“你疯了吗？你想干什么！”

“老子是岳肯，这是老子的家，你们这些王八蛋！你们做的好事！”他一把将马伕推下台阶。马伕摔了个跟头，簸箕里的马料撒了一地，头也碰破了，殷红的血珠子晶莹夺目。

“好小子，你竟敢在这里逞凶，也不看看是谁的马房！”马伕揉着头皮，四处寻人。

“老子叫你们滚蛋，你们这些野杂种！”岳肯跳下台阶，又结结实实地给了他一拳。这一拳不偏不倚正打在那马伕的鼻子上，鼻子突然歪了，并喷射出一股腥臭的血来。马伕哇哇地大叫。

听到叫声，从竹园里窜出两个家伙，慌乱中摸着枪。

其中一个盐船套的，认出了岳肯。

“岳肯，你究竟是死人还是活人？你别找这些兄弟的麻烦，都是你表叔命令我们来的，他要我们向东，我们不得向西。”

“他在哪儿！”

“不是早搬到牙镇了吗？”

家没有了，家不能呆了，只有到牙镇去，找那个仇人。爬上那个湖岗的时候，放马的大耳朵过来说：

“伙计，你踹过我一脚，你可记着？”

“老子记下了。”岳肯看着大耳朵牵着一匹紫骝色的神马，马的四蹄精悍，毛色如缎子。他拍了下马的屁股，“这都是你们团总的马吗？”

“是又怎么样？眼馋了？岳团总的好马多的是。”

“那正好，借老子用一用，明白吗？”

“别把玩笑开过头了，伙计，咱们这帮兄弟都憋了火，别惹烦了。”大耳朵说。

“好哇！”岳肯一把夺过缰绳。

大耳朵没防备他这一着，扑过来，挥起马鞭，正好抽在岳肯的背上。

那是一根牛筋拧成的马鞭，这一记打得岳肯背上火辣辣地疼痛。他拧过大耳朵的手臂，将马鞭缴了过来，连棍带鞭在大耳朵头上猛击，大耳朵晃了两下，顺着紫骝马的蹄子倒在草地上。

这当儿，岳肯已经飞身上马，用鞭子猛击了一下马的屁股，马尥了两下，便扬起蹄子，哐哐地嘶叫了一个长声，箭一般地朝湖岗下奔去。

那个危险从湖边跑过来，扶起大耳朵。大耳朵清醒过来，端起枪，向岳肯射击。

“叭勾——，叭勾——”

枪声响在莽莽的湖滩上，惊得那些吃草的马匹都支愣起耳朵。

“刘记牙行”的第二月店铺今天又开业了，请柬已经送到厘金局局长岳地风的府上。

约八点半的时刻，岳地风正对着镜子刮他的半边胡须。岳地风看上去四十多岁，满脸慈善；他长着奇怪的半边胡子，这张阴阳脸使人过目不忘，但眼睛有时突然闪过一丝光来如鹰隼，透出它阴厉的心计。

岳地风曾在武昌学堂念过几天初中，他继承了他父亲岳亨甫的大部分田产。他见人一脸笑，更加使人惧怕他三分。他当年靠收盐船套的钱粮税，按五成包的税收，实收九成以上，大发其财。后来他将一部分湖田卖了出去，腾出手又承包了舌龙垱钱粮税收。慢慢地不知怎么就混上了牙镇的厘金局长。以靠牙镇的各大大小小鱼牙行和来往商贾的税收以饱私囊。不到两年工夫，成了牙镇的头面人物。以后又买枪买马，摇身一变，又兼上了团总，如今拥有八十多条长短枪和四五十匹马。

这时里间的二姨太三更也梳洗完毕，走过来对他说：

“还是去吗，团总？”

岳地风摸摸刮得溜光的脸腮，想了想说：“去，没有不去的道理。对这位刘老板，我不信就制不了他。”

“那……就上轿吧。”

岳地风和二姨太三更各乘了一辆“拖尾”轿，一行人沿着湖堤街走去。

牙镇在淤泥湖的正南，而北临长江，是淤泥湖区最大的集镇。淤泥湖盛产鲢、草、鲤、鳊、鲢、鳊、鲂、川针和毛

叶等各种鲜鱼，龟鳖、泥鳅和鳊鱼等小水产亦甚丰，都靠牙镇中转出长江，然后上运抵宜昌、沙市，下运至武汉三镇。所以牙镇以牙行业最为兴旺，店铺鳞次栉比。每个牙行按牙帖的税收给厘金局，一百两百那就要看你跟岳地风的私交如何了。

岳地风从轿子里看到他管辖的这些店铺，心里充满着一股骄傲。

“刘记牙行”的这第二号店铺于前几日就找厘金局领到了开业的“牙帖”，交了两百银元，私下塞给了岳地风一百银元和一包烟土，岳地风照收不误。

然而这位刘老板使岳地风大伤脑筋。这位刘老板一对老鼠眼，几根鲛鱼须，精精瘦瘦，生意却做得又大又鬼。他过去的那个牙行兼营海产品，大宗有海参、鲑鱼、海蜇、墨鱼、蛭干等，常年奔走于沪、浙、鲁等地进货。他除了做这些鱼生意以外，还同湖南的“袍哥”（汉流）有些瓜葛。这些岳地风不是不知。在淤泥湖至汉口这条线上，刘老板谙熟水道。不仅伙同商贾大肆逃税，而更有甚者是把牙镇和淤泥湖作了湖南袍哥从云贵贩烟土的中转站。岳地风深知此人的厉害，暗地里同他作对，表面上却称兄道弟，所以不得不防。这是一条很肥的鱼，岳地风时刻想抓住他，制服他。

八名团丁和两乘“拖尾”轿刚到巷口，鞭炮就劈劈叭叭响了起来。

岳地风和二姨太三更下了轿，刘老板便上前来，连声说“请、请”，然后迎进客厅。

刘老板吩咐上茶之后，说：

“团总、局长，屈尊光临，不胜感激，敝人小本生意，

以后还望多多关照。”

岳地风品了一口茶道：

“刘老板素来为人谦和，生意愈做愈红火，财源茂盛，又添新铺，在牙镇的近百家牙行中，你是当然的老大哥呀。”

刘老板捋了捋那几根稀疏的鲶鱼须，说：

“哪里哪里，还不是全仗了天时地利，又多亏岳局长的扶携。”

“不过，刘老板，趁这新起新发的开业吉日，本人还有些话，不知该说不该说。”

刘老板转了转老鼠眼，哈哈大笑道：

“有事局长尽管指示。”

“近两年战火纷飞，匪患迭起，淤泥湖又为天荒水远之地。牙行业的兴盛，自然有刘老板一份功劳，然而长江上下的鱼贩商贾借时势以发国难之财，在此地大肆逃税，本人身处微职，却不得不忧心忡忡，刘老板可谓牙镇商业的砥柱中流，对来往客商的税收，还望助小弟一臂之力。”

刘老板微微颌首道：

“据我所知，您局长、团总大人精兵强马，没有人不敢畏惧三分，想必无人敢知法犯法，常言说得好：胳膊不向外扭。都是本乡本土之人，亦不会吃里扒外，一定配合局长的工作，为繁荣本镇商业尽菲薄之力。”

“正是，正是。”岳地风说。

刘老板见时辰已到，便站起来请岳地风等诸位送恭贺的人到餐厅用餐。

这一席摆的全是海味宴。客人入席后，刘老板举杯向岳

地风说：

“我欲日后广开货源，到江浙沿海多进点鲜货批发，这一片店铺，主要是我妹子登芝经营。登芝，出来呀，别不好意思，敬团总和局长一杯。”

大家把头抬过去，只见门帘揭处，一个少妇款款地走了过来，入席而坐。她面带忧郁，头插一朵白菊花，两颊却薄施了粉脂，一双眼睛羞娇万端。登芝用纤纤细指端起酒杯，对岳地风微笑道：

“不知是叫您团总好呢，还是叫局长好，为顺口，我就叫您团局总吧。”

岳地风早已经看辞了，这少妇哀怨中自有一股楚楚动人
之态，岳地风听她说了这话，连忙也举杯道：

“随便，随便，三更，你说呢？”

二姨太三更说：

“叫去叫来也不会叫错！”

“行！”岳地风说，“我太太的话才是金口玉言呐。”

“干，团局总。”登芝娇唇抿了一口。

岳地风倾杯一饮而尽。

在座的也都一饮而尽。

刘老板说：“我妹子刚死了丈夫，从湘西慈利回来，现
丧居在家无事，我叫她照料点生意，也可散散心嘛。”

“哦哦。”岳地风连连点头。

“请多多包涵。”登芝说。

“不必客气，不必客气。”岳地风也不管二姨太的不
快，只拿了一双眼睛瞄这位漂亮的寡妇。

吃到半酣时，突然有一个团丁进来，走到岳地风跟前，

低声在他耳朵旁说：

“局长，您侄儿岳肯在家里等着您。他还抢了咱们一匹马。”

“他从盐船套来？”

“可能是。”

岳地风放下筷子，怔了半晌，然后对刘老板和在座的各位客人说：

“失陪了，失陪了，本人公事在身，改日再来好好喝一杯。”

二姨太三更也站起来，离席与岳地风一同向外走去。

“备轿——”刘老板和登芝将他们送到门口，大声喊。

岳肯在岳地风的家里等得不耐烦了。这位曾经是个穷学生的表叔，现在拥有着牙镇最气派的庭院。前面的天井里放着一圈盆栽的石竹和菊花，而在后园，有假山亭阁，小桥流水；客厅内外是雕花的门廊和屏风，里面摆满了古玩瓷器，一看似乎是个尔雅之家，却双手沾满了搜刮来的渔民血汗。

岳肯的马拴在前院的那棵木樨树下，打着响鼻。马缰是活结，好随时骑马而走。

不一会，岳地风终于回来了。岳肯站在客厅的门口，等待着这位表叔。

两个相对而视之后，岳地风脸上现出尴尬之色，不过马上就变换了一副笑脸：

“哟，岳肯，回来了！”

“我还没死哩，你以为我已经尸陈荒野了吧？”岳肯说。

“别讲那些话，屋里坐，屋里坐。”

岳肯站着没动，稍稍转过身来，对岳地风说：

“表叔，你可真是大义灭亲哪，在我岳家的宅子里养马，也不怕乡亲们指你的背脊骂你吗？”

“我看你一脸凶杀之气，是来故意捣乱的。”

“我活着回来你不太高兴。”

“你是开小差，逃回来的吧？”

“我想干就干，不想干，你管得了我！”

“我可以将你送到县牢里去。”

“好一位表叔！少说废话，我爹怎么回事？”

“岳老大是你养父，不是你爹，你与我们岳家不相干。”

“好吧，你只说说，他是怎么死的？”

“打鱼的人还有别的死法吗？会玩水的水上死。”

“他的坟呢？”

“你这个不孝的养子，他可是我的表哥，他的丧事由我一手操办，坟不在盐船套湖边搁着吗？”

“你就占了我的宅子。”

“他临死前说了交给我，我才是他唯一的亲人。”

“可我是他养子。你这样说有谁能相信，你岳地风想依仗权势，霸占我家房产？”

“你究竟姓什么还难说呢！岳肯，当年岳家能收留你，赐了你姓，给了你吃，给了你穿，你还嫌不够，你还想怎么着！你如今回来了，要是听话，就老老实实在地呆着，在我手下混碗饭吃；你要是瞎来，可不怪我不客气了。”

“岳地风，你想威胁我？”岳肯冷笑了一声，走到他的背后，按住他的肩膀，“我养父的死还没弄清楚呢，他怎么

就突然死了，而你，就怎么吞了我家的老屋？”

这时，二姨太三更从里间走出来了，拉住岳肯说：

“你是岳肯吧，你们叔侄有话好说，别让人见了看笑话。”

岳地风拍了下桌子，严厉地对二姨太说：

“走开，这儿没你的事！”

吓得二姨太三更马上闭了嘴，一脸不情愿地离开了客厅。

“瞧瞧，多鲜嫩的女人，表叔，又是在哪儿占的良家民女？”

“你这野种，你给我滚出去！”岳地风恼羞成怒地叫起来。

“岳地风，还我的房屋。我岳肯可是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汉子，多亏你的关照抽了我这独丁，两年多快呀，可现在，我也是天不怕，地不怕了。”

“你滚，我不愿再看到你，野种！”

“你再说一遍。”

“野种，滚！”

只听“叭”地一下，岳肯的拳头就象铁一样砸在岳地风头上，岳地风被打在椅子上爬不起来，顿时大喊道：

“来人呀，给我拿下！”

客厅外马上跑进来两个挎盒子炮的团丁。岳肯闪在桌子一旁，瞅准第一个扑上来的，操起凳子打去，那个家伙刚准备抱头，就晃了两晃，一声不哼地倒地了，岳肯踏上去一脚拔出他的手枪，对准岳地风。但是后面的一个已开枪射击了，岳肯低头躲过，子弹紧贴着右肩掠过去，那家伙刚想又

开火，却被岳肯飞起一脚，闪电般地踢飞了他的枪，再顺势给他一记老拳。

岳肯的脑子飞快地转动，两只眼睛镇定自若，就在岳地风躲在椅子后头朝他瞄准射击时，岳肯两步就窜出客厅，借着门扇的掩护，向岳地风开了一枪。这时候，岳地风也闪到屏风后面，两根枪管的子弹在厅内四处飞舞，一个花瓶咣当一声被击碎。

岳肯边打边退，到天井的木樨树下，解开了缰绳，他又连发了几枪，打得岳地风抬不起头来，他跃身上马，回过头就向外面驰去。子弹在他的头顶嗖嗖飞过。

枪声中已有七八个团丁进来了，看着混乱的大街，岳地风命令道：

“追！”

三

淤泥湖一望无际的芦花荡子，正在秋风中飘散着纷纷扬扬的芦花。风有了一些厉劲，岳肯骑着这匹紫骝马穿行其间。马已经跑得大汗淋漓了。在前面的不远处便看见了一些去年的苇垛，高高低低地散落在那儿，象些远古的城堡遗址。

后面的追兵共有五匹马，此刻正沿着湖岗逶迤而来。

岳肯把马拴在一个丁字形的苇垛后头，爬了上去，在垛顶上潜伏下来。

他只有四发子弹了，所以他必须伺机而行。

马蹄声由远而近。那五个骑着马一字形散开，沿着一个又一个苇垛搜索。

岳肯在耀眼的阳光底下看清了中间的那匹黑马上，正是岳地风。岳肯把头埋进芦苇，一动不动，只等岳地风进入他的射程。

两年的军旅生活，造就了他的胆量过人，嫉恶如仇。他看透了这个世界，他想的就是早日解甲归田，与他的养父和现在不知在何方的未婚妻兆秀，一张网，两片桨，三杯浊酒，在日光月影之下，过些舒适的日子。然而他的美梦破灭了，他被眼前的这个表叔逼得无家可归，差一点还将性命断送在他的枪口之下。这两天发生的事情是如此之突然，使他来不及后悔，他一心要杀掉这帮坏蛋，以解心头之恨。

五匹马正在慢慢地向他靠近。湖滩出现了难耐的沉寂，甚至听得到野蜂的嗡嗡声。岳肯在苇垛上不敢动弹，他的枪非常冷静地对着岳地风。

正在这时。垛后的他的那匹紫骝马突然长嘶了一声，前面的马匹全都停了下来，接着子弹便循着马叫射了过来，打得泥巴飞溅。

马又传来了一声凄惨的鸣叫，岳肯心一紧，回过头一看，马的头部被击中了，马已经屈下腿去，在垛旁抽搐，血沾在草滩上，分外耀眼，还冒着一团团热气。

“岳肯，你跑不了啦，快投降吧，留你一条活命。”岳地风在一个矮垛后面喊话。

岳肯紧紧地趴在垛上。

目标已经暴露了，岳地风已消匿其后，有三匹马却向他的垛逼近，左右各一匹，中间一匹，都不心翼翼地伏在马背上。

岳肯看准了中间那匹马，迅速地扣动了扳机。

子弹打在团丁的肩膀上，缰绳一松，团丁栽下马，受惊